

京山縣志卷之十九

藝文

節義忠孝伊人既往煌煌心聲昭回天壤大體經國
小伎欣賞鄒枚儷藻李杜齊響錯綜搜羅濡毫懷想

志藝文

奏疏

劾嚴嵩疏

時爲江南道御史

王宗茂

邑人

臣聞舜之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愷德允元
而難壬人註曰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中外治安矣

京山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疏

一

頃年我皇上勵精圖治大奮乾剛如軫念度支多方夙備
食可足矣罷息誅求敦崇節省遠近懷矣從諫如流求賢
若渴德可尙矣而獨所謂壬人者或爲陛下之鑒察或爲
言官之論列皇上亦俯念忠讜察納敢言一犯清議輒加
咎譴雖舜之明目達聰禹之去邪無疑何以加焉但豺狼
當道此特狐狸之間耳澄濁必於其源芟莠貴去其本臣
敢昧死爲陛下言之自古宰相之設所以上佐一人下率
百僚相道得而萬國理此調燮之機而理亂之本也故有
苗來格虞歸益贊之功而越裳來享周賴姬旦之力則其

責誠大而其任誠重不可不得其人也惟其責大而任重故唐之陸贄亦曰古先聖哲之垂言立訓必懇勤切至以小人爲戒者豈將有意讐而沮之哉誠以其被主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源博傷善之釁深所以有國有家者不得不去之耳自古以來雖有明君而爲奸臣蒙蔽以致亂亡者多是以我太祖深監前轍罷置丞相恐滋偏聽獨任之弊也臣訪得大學士嚴嵩本以邪媚諂諛之徒濟以寡廉鮮恥之行陛下入其詐術之中進極人臣之位久持國柄叨掌朝綱凡有奏請多資其判決一應陟降間出其用舍

雖三尺之孫亦霑一命之榮陛下待之蔑以加矣宜靖共爾職用酬殊遇尙懼至德之莫報忝據之可羞也乃因根蒂盤固氣焰薰灼作威作福無忌無憚以總貨爲長策以彌縫爲嘉猷備縉紳之所惡以爲智巧冒往昔之所戒以爲行能賅通萬國寃含九地引用奸邪以爲羽翼之助大小臣工半其門廡之人使中外唾罵人神怨恫雖唐之楊國忠宋之秦檜嵩將殆有甚焉如吏部者銓選之曹黜陟之司也嵩撓吏部之權則每選額要二十員名州判三百兩通判伍百兩天下名區聽其揀擇自州判而上以至二

司雖間多恬退而奔競之出其門者每年生日不分遠近皆來稱壽折緞銀皆百兩有餘該部非不知其柄之顯移也一不從則禍立至孰肯犯其怒耶兵部者將帥之府邊陲之管嵩總兵部之權則每選亦額要十餘員名管事指揮三百兩都指揮七百兩三邊要地不計匪人自指揮而上以至總兵雖不無安靜而營求之感其恩者至於歲時皆求叩頭菓價或至千金該部非不知職之不專也一不從則禍立至誰敢當其鋒耶卽二部而諸部皆然臣獨舉二部者例其餘耳此嵩誤負之罪一也如應天府監生滕

應表借刁琛銀伍百兩充爲饋送卽除廣東德慶州判官未及到任物故此債尙未償完至今告追不息臨江府富豪游桂三逃罪來京潛住吏部考功司員外郎萬竈私宅一月用銀二千餘兩竈恃鄉曲伊親百計求免竈旣由賂而能脫人則由賂而能官人可知卽今外官之升沉不必稽其器能察其勞考但計禮物之豐菲簡書之疏密是以方正忠謀之士或不得爲陛下之用矣此嵩誤負之罪二也如己酉年因人論劾自分莫逃欲潛搬家屬回籍其他財物玩好不暇殫述但聞治裝之時有一家人曰請老爺

檢點金銀器皿以紀入庫之數前列數十棹嵩坐於後愈出愈奇惟見棹之前增椅之後退尙無置處蓋不知其數目有一門官窺視其間云發琅金銀美人高二尺五寸許者並金銀溺器狼籍棹下此皆雲南之物而遠集於此不知陛下宮中亦有此器否耶此嵩誤負之罪三也如袁州府分宜宜春等縣其膏腴田產投獻地宅不遑悉數聞相府之後別置庫室五間下鑿一丈二尺傍砌大石上布監板庫室皆積石灰煤炭云內皆珍寶金銀器物其成錠金銀並賞賜銀兩猶不在是此其深藏貽遠誠竭其心思勞

費謀畫若以此而謀國尙何不臧之有此嵩誤負之罪四也如所畜家人五百餘名並袁州所屬皆冒伊親名色絡繹水陸其供應船隻馬匹月無虛日日無虛時少有遲緩卽細打需索雞犬不寧小民無由申控官司不敢阻攔雖督運糧船亦且讓其先過至於閘壩商舟未有免其破碎卽今徐淮地方驛門晝閉過客有關文者惟在門樓垂繩上下蓋懼狼僕鄉里之擾害也此嵩誤負之罪五也如陛下所食大官滋味不過數品天下臣民無不知之蓋不極玉食以費天下也嵩除陛下賞賜膳盒之外凡窮海之錯

極陸之毛絕域之所產人間之所無罔不畢至以供宴飲是九州四方之待嵩有甚於待陛下也其故何哉以國家之事皆由於彼也此嵩誤負之罪六也都人兒童稔聞其黷貨病國之久亦惟謠曰介溪介溪好不知幾禍福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蓋嵩積惡之極孽貫之盈負恩之罪小賣國之罪匪輕不能假手於陛下而但假手於上天也爲人臣子致人怨惡之至無可奈何而求乞降災於天其惡可想已此嵩誤負之罪七也如陛下近因太倉空虛雖各處王府苟有羨積亦奉表輸納以助軍需蓋以見

忠愛之心且臣子之分所宜爾也王府於陛下有骨肉之親嵩於陛下有股肱之託若有一毫愛國之心當不知何如爲裕國之謀矣而乃因陛下不直人言遂愈縱谿壑之欲不顧賢否之混自爲編修以迄於今聚類養惡凡爲乾兒子三十有餘其踪跡尙藏猶可警省以責後效臣且不敢毛舉外若尹耕梁紹儒之類則其已敗露者也卽其已敗露者如此而其未敗露者可知此皆衣冠之盜獸心之人雖非嚴氏之姓實同一本之親其狐因城貴鼠憑社黠肆毒稔害不可勝述夫富貴者人主之摻柄而嵩之能富

人貴人如此則其柄不由於陛下矣此嵩誤負之罪八也
嵩之欺天罔人雖汗南山之竹不足以紀其惡縱有蘇張
之口不能以言其詳而其尤大彰明較著痛恨太息於天
下者茲其梗槩耳臣惟陛下臨御以來吏稱其職民安其
業海內殷富四海向風何至邇年百物虛耗軍民窮困南
征北伐殆無寧歲乎蓋天下之所恃以久安長治者財也
兵也不才之文官以賂而出其門則剥民脂膏去百而求
償其千去千而求償其萬黎民幾何而不困其困民如此
又安有撫恤之政哉不才之武官以賂而出其門則侵漁

芻糧或支之不及其時或散之常非其數軍士安得而不
弱其弱兵如此又安有折衝之功哉卽今天下之民竭其
地之出不足以勝其求殫其廬之入不足以免其禍征誅
之酷算及雞豚嗟怨之聲徹入蒼旻以公家之賦稅既有
常數而私門之苞苴又無定額也不然則臣前所謂數十
棹之器皿五間庫之深藏豈神輸鬼運哉官斂之於民而
又納之於嵩也嵩之授受若固有之視之若不甚惜而不
知箠楚之苦膏血之盡一路之哭向隅之悲儻陛下聞之
亦不能不愴然而憫矣臣惟邇者各處地震由臣下專權

之徵也而所謂專權者寧有出於嵩之右者乎陛下用嵩將以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而至於傷天地之和招怪異之至何取於嵩而任信之哉臣聞陛下之帑藏不足以支五年之費而嵩之積蓄可以贍數年之需是不惟孔子所謂富於周公而且富於陛下矣夫陛下以四海爲富豈真不如嵩哉蓋陛下之積而有施而嵩之獨積於無用祇見其多而爲害之甚耳陛下與其爲賣官鬻爵之令盍去此蠹財惑眾之臣以全國家之元氣乎臣又聞數年以來忠諫之士敢怒而不敢言者由嵩交結足以售其姦陰險足以

肆其毒未爲朝陽之鳳卽爲立仗之馬不爲廷挺之鬼則爲遐徼之卒苟有身家之念孰肯犯大難之端爲此無用之言以賈必死之慘哉是以多卷舌而長吁結氣而有待也臣爲行人時每聞臣庶言及切齒腐心久矣彼以尙非言責思懼出位邇蒙擢用待罪南臺幸廁當言之列遭遇受言之君旣知姦慝復爲緘默則臣尸位素殮之罪旣不可追而國家言官之置不如刻木爲人而列之於朝且無食祿之費矣臣非不知嵩日薄西山豢虐無幾然一日業乎其官則一日流毒於民陛下爲三皇五帝之隆而容此

共工驩兜之屬以月恒日升之聖而暱此朝不謀夕之姦臣不知天下後世將以陛下爲何如主也臣非不知謝事高蹈獲勇退之名隱惡苟全養壽命之道何乃自苦如此蓋旣以身許國則死亦人之所不免耳而況於毒民以逞誠非細故可隱忍自全以貽主上之憂乎臣非不知儉人無才不足以動人主一爲所動非疎逖之臣未孚之言所能離也然進言在臣聽言在君不敢逆睹其不聽而不進也臣非不知左右援立皆其深締之腹心一言浸潤密啟妄瀆刀鋸伏焉臣亦盡其職焉耳其他不暇顧也臣非不

知嵩之數十假子待嵩而舉火一苞或去諸蘖安附則所以爲竊符之收井石之下者不知其凡幾也臣旣爲机上之肉其後不遑恤也臣非不知錢至百萬可以通神以嵩之富爲頤指氣使臣無死所矣臣雖握粟又何計焉臣父母垂老妻子俱少非不知承歡膝下樂其妻孥之爲快也臣死之後父母失養妻子零丁孤苦有甚於天下臣民罹嵩之害者然時事至此殊非太平之象將爲戎馬之場臣且舉家焚燎自經林木有甚於失養孤苦者此時若用微臣之言猶爲不遠之復則臣之父母妻子享安寧之福有

甚於臣之生矣臣以一死而易天下之治父母妻子之安顧不爲與夫嵩之血氣旣衰戒之在得固也其所以得之不以其道愈得而愈無厭者嵩能持之入地下乎爲後計也臣亦人也寧無計後之心而犯陛下之怒欲去必不可去之姦以取必不可生之辱雖後亦不遑計者良以世受恩榮作養之遠每欲捐軀以報陛下之知遇復敢畏死而當言不言也哉臣犬馬之誠誓不隨綴班行之後以累平明之治伏乞俯鑒臣言將嵩速賜罷黜以謝陛下並究臣不當計大臣之罪以謝嚴嵩則臣鄰幸甚天下幸甚再照

吏部爲百官之長四司爲衡鑑之公衡不平則輕重或得以淆其等鑑不空則妍媸或容以逃其形此進退人才之根而古今理亂之源尤不可使一壬人廁乎其間者也竊旣以奔競而爲中書復假權勢而入吏部玩法干紀肆行無忌公禮私覲明受不辭遂使中外唾罵賢愚共怒號私宅爲金帛之府聞京師有小萬之謠夫以嵩之奸佞欺負而竊又以邪僻濟之則其寵賂之彰國家之敗臣不知其所終矣且朝覲在邇冠裳咸集以此巧人僞夫必善潛要詐索亦不可一日居乎其位以妨賢哲之路者也伏乞勅

下該部並將萬竊亟爲罷斥別選正人以充新任庶名器
不濫而官箴以肅奸慝用懲矣臣感激於衷不識忌諱冒
昧上言干瀆天威誠無任戰兢隕越俟命之至

興都事宜疏

時爲廣西道御史

王宗載

邑人

臣惟皇上嗣膺丕圖渙頒明詔凡一切官邪民蠹悉賜湔除冗費橫征痛加釐革所以光昭先德子惠羣生甚盛舉也然興都之地其隱憂積弊什伯四方凋瘵傷殘日甚一日特以僻在荆鄙未蒙處分臣生長其間見聞頗悉幸逢盛際義不容默敬條爲五事以備採擇惟皇上試垂聽焉一曰革莊田以紓民困宏治七年分封獻帝於安陸州因以郢梁二王所遺莊田屬焉此固親親之義所宜然也而其時田有定額賦有定數經管人役莫敢肆其侵陵未始

京山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疏

十一

有稱不便者迨以其田改爲皇莊特命守備太監專理其事遂得憑藉聲勢陵轢軍民或因疆界相連而任其兼并莫敢誰何或因彼此相爭而誘其投獻陰爲報復小民旣入國儲復徵莊稞一田兩稅已不堪命而姦書蠹吏多方掊剋又百倍於公家之征甚至訪有殷富平民旣誣以侵占莊田徑行拘禁務罄竭家資滿其所欲而後僅以身免撫按諸司稍爲分理一被誣奏莫能自明如鍾祥民周章投獻豐樂河田地有包御史據法參治而遂致謫戍荆門州民熊尙仁被占沙洋村淤湖有劉知府受詞問斷而竟

被中傷此皆往事之可據者而今則爲患益熾矣臣竊以爲王者以四海爲家尺地莫非其有乃另設莊田下同藩國非所以宏聖制而大一統也今合無查將前項田地係軍者復歸於衛所係民者復歸於府縣一應錢糧或解內帑收貯或留守備府支用俱令軍衛有司照數催徵徑自起解不許仍差書辦校尉下鄉科索如此庶惟正之供既不缺於上無名之征亦可省於下矣二曰裁冗員以肅官常嘉靖初年因潛邸禮生陳佩等從龍至京各圖錄用乃於興都祭祀署及郢府梁府岳懷王等處添設奉祀等官

十餘員名卽以前項禮生除補初不過備員典祀而已其後漸希恩寵妄生事端因奏添補排夫三十餘名縱橫鄉曲受理民詞出入府縣囑託公事任是秩者往往有榮身肥家之驗遂致富豪之民競輸錢以圖選授每一官而三四入共之且其考覈不經於撫按黜陟不係於銓衡惟納重賄於守備卽得徑自題請越次除補此雖職業微眇而計其歲入傷財已不貲矣至於修演道教已有紀司而復設道官三員焚修元祐宮守衛陵寢已有顯陵衛而復差錦衣衛官一員巡視山林此輩一出皆僭擁輿蓋糜費芻

糧挾制有司阿附守備無益於事而有損於民者也今合無查將前項奉祀等官每處量留一員以共祀典其餘不論見任候缺盡行裁革仍本處撫按一體考察有不職者不時論斥員缺吏部徑題除補守備太監不得專擅奏請其元祐宮香火卽令道紀司焚修卽差顯陵衛指揮巡視前項添設道官及添差錦衣衛官俱行裁革如此庶官有定員而名器不濫事有定體而財用可省矣三曰定經制以清冒濫夫顯陵之有陵戶元祐宮之有廟夫初不過八十餘家凡一應賦役皆得全戶蠲免亦未爲不可也何比

年以來各役挾愛恃恩奏領護勅冒名寄籍漸紊成規或人止一丁而混開親識至數千丁或田止百畝而受寄富豪至數萬畝一切繁重差役彼皆秋毫無與而貧民之累則日益加重矣至若守備府書辦校尉買置民田本無應免之例乃亦遞相倣倣行告免有司無不順承民間有犯人命強盜違法重情者輒藏匿前項人戶有司不敢追索是皆以守備爲之私庇而法令難行故也若及今不爲限制後將不知所終矣今合無查將前項陵戶廟夫領原護勅俱行追繳仍查每戶應免丁田若干限定等則不得

概稱全戶致滋冒濫其書辦校尉有置買民田者俱令一體當差不許遺累平民及藏匿罪人違者聽有司徑自究治如此庶法制嚴明姦猾不得趨避徭役適均貧愚不致偏累矣四曰正進貢以省科派興都地瘠民貧諸凡土產皆四方所有自國初以來未有以方物進者嘉靖四十一年守備太監張方希恩齎予越分逢迎凡果穀魚米粗重之物皆分派州縣責令里甲買辦以充上貢雖非其地之所出時之所有而概取派州縣無敢違者令小民百倍其值而有不恤也且其供上用者猶有常品充私饋者漫無

紀極本地之出辦既竭其膏脂沿途之轉輸又急如星火所過驛遞無不騷然皆不止於一方受病而已也夫國朝歲進之制載在令甲俱有定式此既不係舊例又未奉有明旨是亦不可以已乎今合無查將前項應貢方物俱行停止不許守備太監仍假此名妄差官校需索州縣騷擾驛遞違者聽所在官司一體參治如此則阿奉無由而希冀之途塞取用有節而催科之患除矣五曰正事權以絕弊端夫守備之設專爲衛陵寢供糞除於府縣無監臨之責於軍民無統馭之權也惟自太監廖斌煽禍於前張方

繼之亦稔其惡奔走司府剝削軍民遂使事權轆轤而政體乖張有不止於前所言者如縱主文書辦誑詐民財有王相等三百首惡現犯罪於法司設緝事校尉羅織人罪者有朱敬德等二百餘名廣索騙於合郡妬鄭知府之執法遂假以糧餉不給而縱軍士喧噪於府中忿陸知縣之節財因託以夫役不敷而令校卒窘辱於庭內水災之後所損者特紅牆數丈耳方欲鼎建而冒功輒捏奏以罔上常賦之外所貢者特魚米數品耳方欲通賄而固寵因假公以濟私凡其蠹國殃民肆行無忌皆由事權太重而院

司府縣俱拱手而受成故也今合無查鳳陽事體令守備之與方面有司止許以表裏衙門相待不得以上下體統相臨其該府一應事情關係陵寢者俱令會同本處撫按計議題請守備太監毋得任情妄奏書辦校尉量留數名以供守衛其餘盡行裁革不許仍差緝事受詞致滋民害違者聽撫按官一體參治如此庶事權不偏而官得行其志邪慝不作而民得安其生矣夫此五者其因仍浸漬雖亦有年而敢於怙恃巧於彌縫則至張方爲尤甚也若張方不去而欲議地方之因革是猶遡風而縱棹矣况今南

京蘇杭織造內臣未聞顯過亦蒙撤回此獨不可易而俾
流毒於一方乎伏乞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
將張方先行革去另選端慎內臣以充守備仍行本處撫
按將前項事宜逐一查處務令上可以妥先靈而下有以
蘇民瘼則啟佑之謨可垂不朽而繼述之孝亦永有光矣

題徵餉疏

明浙江道御史

劉蘭邑人

臣竊惟今日之言急需者無如遼餉矣計部持籌而算餉
臣蒿目而憂旁搜博取智盡能索蓋不遺餘力而議財也
此時而言減餉非情也顧以減爲減明知其非急公之議
然有不減之減暗藏於不善派徵之中此不可不議處也
何謂暗減則攤派不均下之不能全完是也夫今天下民
力竭矣旱災蔽於三輔杼柚空於二東南京有旱蝗水澇
之災浙省有回祿旱傷之報中州不登於歲楚地半沒於
水秦黔徵兵絡繹羽檄飛馳民多生心而含怨賊且潛伏
京山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疏

十七

以伺隙所恃者朝廷處置得宜耳今邊事倥偬兵馬攢集
安得不議餉顧議餉者必期於完解然後可以濟事議不
得法而民力難輸終是上納不全亦何益於餉事也夫宇
內之地畝等則懸殊地畝之糧石攤派迥別故有當論畝
派者有當論糧派者有當酌量於糧與地之間者有分割
於肥與瘠之別者於此審處乃易納而一概曰地畝夫山
高水窪均之地也每畝所入值價不過絲毫甚且有童山
荒地石田水塘不毛之土從未起科者而亦同九釐之派
地利無出窮民何所持以上納乎此餉之所以難完也京

邊銀兩每糧一石徵解不過五錢零而尙有逋賦今派遼
餉乃數倍於京邊之數加以存留之供用差役之雜徵小
民胼胝拮据力不能給此餉之所以難完也夫宇內巨室
富戶有幾而中人貧民最多彼其力且冀存些須以糊口
而窮其地之出不足以供公家之入貨妻質子而人不納
棄廬鬻地而人不受追呼捶楚民不堪命則有逃而轉徙
去而爲盜耳拋荒徧野正賦亦虧此餉之所以難完也今
鄭陽撫臣以重派不均爲民請命亦苦心籌畫不得已而
爲言耳乃今不爲議處年復一年逋餘逾積雖日參大吏

終難竣事也夫湖廣一省雖幅幘稍濶而派餉至七十四
萬乃獨冠於直省臣府承天新設瘠薄小府耳而派餉至
十萬八千八百有零又獨冠於楚省之諸大府臣邑京山
新餉之派乃浮於京邊正賦將及四倍此但謂之重徵而
不謂之加餉也爲今之計何得言減餉惟有照糧均派不
失舊額而就中多寡損益酌量土宜使其便於上納此不
易之定理也若乃廣行鼓鑄兼查地稅漸次稍甦重餉之
困是在地方斟酌而行之耳夫急公赴義自是小民常分
遼餉方急臣何敢言乃派而不納與無派同納而不能完

與少派同既以病民且妨公事臣又安敢不言以坐視餉事之悞也伏乞勅下該部轉行撫按細加查覈照湖廣所派通省餉銀七十四萬之數定以糧石均派就中少加裒益則少者不至偏利多者得免重困將小民易以上納而餉事可無逋悞亦公私兩便之善法也臣不勝激切俟命之至

劾內官陳增再請停開礦疏

明戶科 郝敬 邑人

謹題爲宦豎抗違明旨大肆貪殘懇乞嚴行勘問以疇民怨並賜停止開礦以杜禍源事臣於本月初八日辦事該科接山東青州府益都縣知縣吳宗堯揭帖內稱開礦內監陳增背旨營私剝官虐民包賣鉛砂抽丁加派種種不法一句一切齒一字一墮淚小民不得聊其生有司不得奉其職聖明在上而豺狼噬人於通都狐鼠公行於白晝日勝一日莫之敢問是祖宗憲章虛設皇上之明旨不信也夫內官不許干預外事高皇帝之懿訓也貂璫進用差

京山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疏

二十

使絡繹是中業之敝政耳今陛下不能遠法高皇帝而近襲中業已過矣幸而明旨勅不許擾害地方不許動支官帑不許加派小民庶幾救水火之萬一而今据宗堯所奏無論山東六州二十九縣卽益都一縣一年之內已支費過官銀二千兩非無據也出行比較打死臨朐縣礦夫孫有枷屍三日貧民單枝韓文等被刑禁富戶翟攀徐大亮等遭擄掠非無據也計口抽丁包派金銀益都一縣丁夫一千派銀三千六百兩又派錢價銀一千八十兩合省六州二十九縣歲派銀十餘萬兩非無據也罪案千條覩縷

萬言膚受之愬如臣所摘豈無影響與明旨大相違背不行勘問何以正貪殘之罪彰陛下無私之明夫宗堯一縣令耳任未滿一年書生貧苦粗得一官豈不自愛而橫挑虎口前日之韋國賢覆轍未遠也且開採一事諸臣百言而皇上百不聽豈因一有司而遂聽之內使百言而皇上百聽豈因一有司言遂不聽之彼何苦捐七尺之軀冒雷霆之怒徼必不可得之倖而呼必不可回之天乎想其中必有萬不得已者不一勘問何以服其心然此如人病危急而治其標耳設使自今以往開採之役不停內臣之差

遣不罷雖禁其勿擾而實教之擾也禁其勿加派而實縱之加派也禁其勿支費官銀而終不免於支費也蓋彼小人之腹明知陛下所謂勿擾者寬慰臣下之權辭而以有司之不應需求者爲阻撓之大罪有司以騷擾爲違旨而內臣又以阻撓爲違旨有司之論違旨者未必行而內臣之論違旨者遭拏問矣天下仰窺陛下之意在此不在彼雖三令五申何益豈惟陳增不信臣亦不信天下吏民亦不信之矣將來之患何其有極臣竊窺陛下所以不信臣之言者其故有二臣昔嘗言開礦不利今且獲利萬金矣

臣昔嘗言開礦有害今晏然無事矣然而陛下所謂利者在帑藏之私蓄而臣所謂不利者在閭閻之傷殘陛下所謂無害者在目前之苟安而臣所謂害者在將來之叵測如但以帑藏爲利而閭閻爲非利此則臣之所未解矣如必待禍之已然而始信其爲實然此則臣之所不忍言矣伏惟陛下念倚伏之機究聚散之理納苦口之諫燭逢迎之姦渙發明詔停止開採豺狼狐鼠雖欲搏噬其勢自無由已如曰經費不足開採之役原非爲經費也如曰內帑空虛舖宮之買辦猶取諸外府也則天下之疑陛下者愈深而陛下之明旨不過爲愚弄臣下之虛文奈何宦豎輩不弁髦視之也哉乞陛下先行停止然後將宗堯所奏行該撫按查勘以明陛下之無私據宗堯疏內述陳增口語撫按官奏請皆畱中惟已奏卽允行陛下此意外人雖知之而不敢言陳增公然言之不少諱明歸過於君父以挾制臣民罪莫大焉惡莫加焉乞將臣疏與宗堯所奏一併批發臣言是陛下鑒其直而宥其死臣言非則誅戮之斥逐之亦足以畢臣之言責彰陛下之英斷儻一概含糊畱中不發中欵徒勤天聽愈遠疾痛呼而不應蝨賊猖而不

誅日積月累以至天變人離雖遍大地爲黃金盡河沙爲
珠玉而瓦解之勢成天下之事去矣然後取臣今日之言
追思之取今日敗壞天下之小人族滅之亦何補於危亡
之數哉伏惟陛下早賜裁決生民幸甚宗社幸甚

公移

陝西學政公移

明陝西提學道

李維楨

邑人

本道學術濶疎行能淺薄不自意承乏典任文衡受事以來夙夜惟不效是懼歷觀往牒率布新章顧申令雖嚴而奉行無實何以災木爲今與諸官師弟子約卑卑法家語亡奇也要在必行耳文到所屬官吏師生俱照後開事理行

一學校督以憲司謂其執法也無法守如此官何本道不能驍法徇人亦欲人皆奉法况新例甚嚴其可犯乎諸生
京山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公移

一

囑託者究革遂絕終身進取之路凡文移冊卷皆親收拆批評下人莫知影響從何干預竊恐後生不諒苦衷不諳世故躁進倖得一觸禁網悔無及矣慎之
一冠婚喪祭服食器用具載朱子家禮及大明會典等書諸生一一遵守毋溺女毋停婚毋扳門第毋論財貨毋犯同姓毋納再醮毋指腹而約毋乘喪而娶毋以風水遲葬毋以歌舞鬧喪毋以僧道禱祠毋以水火焚化毋治酒食酬弔毋移明器送殯祠堂碑碣毋違禮式歲時上塚毋雜男女毋行望祭毋襲教門非父輩不稱翁凡交識止稱字

裘馬毋輕肥器皿毋金玉毋衣土木文繡毋多僕從出入
毋羅列杯盤食前方丈毋招呼聲伎羣飲流連違者罪之
一貧生向人告助本道心竊鄙之諺曰斯文一家豈不相
體但貧者士之常今告助於是患貧也士而患貧則凡
可以得富者無不爲矣况葬祭稱家有無菽水盡歡斂手
足旋葬非先聖之明訓與今後果有貧難止許親識諸生
代言及有司教官體訪資助不得自行呈乞違者以行劣
黜至於包攬錢糧隱蔽差役扳親認族上書獻詩奪授生
徒勒索束脩霸佃學田占種拋荒放債收租逼取利息身
具衣巾雜乞人而待賑手提秤斗作牙僧而不辭彼方得
意何有愧顏本道固嘗目擊非屬耳傳枚陳縷數祇汗膺
吻推其本原皆從患貧之心始有一於此非吾徒也

一學校首務在養士氣所謂士氣者行孝弟存忠信敦禮
讓尙廉恥安分義勤問學而已今之士氣則不然借衣巾
之體面恃朋類之眾多少年狂躁而喜事老奸煽惑以行
私有所怨鼓眾怒以報復有所利假公義以規求武斷鄉
曲把持官府藐視師長非毀先輩衙門擅出入禁之反加
呵斥糧差冒優免清之輒起浮言或投匿名文書或遞聯

名呈狀或作爲歌謠或編成考語或汙蟻及於閨門或張掛遍於通衢或裂冠裳以圖誣賴或鳴金鼓以稱激變或知其顧惜不敢相較而肆行毆罵或度其孤危不能相加而故爲抵觸一倡十和千態萬狀有司正官或掣肘而難行佐貳雜職或俛首而聽命至於邊方衛所之人一入學宮妄自尊大將領輒苦干求武弁時受挾制此乃無方之民烏得謂之士氣哉言者見人舉動過差則曰秀才性氣議論不中則曰秀才識見士何以得此聲於人間故臥碑禁生員建言訴訟其說獨詳頃有犯者又奉旨通行申飭

賢者加謹不肖者省改此其時也今後一切事情生員不得條陳卽所言是亦以行劣黜小事含忍大事干身家者家人抱訴如無家人候行香日同眾稟白或呈該學取其眾辭轉達各衙門施行

一教官身爲人師職非易稱顧科目除署者比於傳舍懷不屑之心州縣改用者號爲謫居無任事之勤貢行銓授者已迫窮途忘在得之戒其最不肖則需求四節之餽餉責備新進之束脩阿附有司囑託公事扣留膳夫准折私帳勒收祭品貪饕餮餘諸生婚嫁亦納禮物子弟往來皆

有贖贄占學田之租契受門役之見面本齋之外別召生徒富室之前多方交結服闋病痊假滿者非財不爲准理幫糧補增考貢者無錢故意刁難號房射圃公然租典祭器官書私行鬻賣扁門題主染指市兒密坐傳觴傾心學霸逢喜索賀稱貧告助撒送土宜人事規取謝儀自書姓號官銜舉放債約又有攬管生員戶婚田土爭鬧詞訟者又有所求不遂故縱生員聚眾張皇聲勢挾持官府傍觀以爲快者褊心鄙行醜狀穢聲使談諧者資爲笑端詬病者指爲口實不模不範何術何從方今貢選之例甚嚴三者

途之用日廣感時思奮必殊往昔本道職在提督與其禁令疏濶使效尤而犯刑不若開陳明備俾回心而嚮道各官讀至此條當痛恨彼哉遺玷我也惕然深省庶乎小補如其不然重則拏問輕則扑決身家所關良可懼矣

一有司官以提調學校爲職况皆從學校出身何可忘本近來有司於衙廨館署極力營繕而學宮頽敝祭器廢缺若罔聞知將迎奔走不分晝夜而朔望行香四季考試多從寢輟饋遺供帳甚厚而冷官貧士畧無周濟比較罰贖最嚴而廩糧齋膳全不徵發或主令通學保舉賢能爲之

樹碑頌德或廣納門生不論行檢因而說事過錢違背教條者不能禁之於先既養成其惡則歸罪士風敗壞問理詞訟者不能斷之以公既聞有後言則偏怪學校難處新進幫補反受贅謝之禮奉委類考輒行請託之私出入公門簿經年不報優劣生員冊一字無憑又有明知生員過犯具招詳則陽爲原釋開訪揭則陰行中傷者又有同一生員事情於宦家則傾身營顧在白屋則冷眼看承者如此其有愧於提調二字多矣本道職掌風憲貪官污吏勅許拏問其庸惰不能修舉學政者法亦當汰斥分猷共念

京山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公移

五

興起人文於良有司有厚望焉

一立會所以勸善規過論文修業爲益最多但所會非人則羣居終日言不及義或狎侮不聽指示或避嗔不肯盡言或筆勢偶順而志遂滿或文思稍澁而氣遂沮或面諛背非或諱醜忌妍甚至抄舊塞白德行文學胥失之矣今後不拘人數地方隨便爲會每會推一人爲會長一人爲會副其餘爲同會每月六會教官先具姓名經書會地會約冊報題目下書名篇後會長批評如意見不同各出批詞無意見自會副以下註一同字采取眾是更正前非少

者改註於旁多者改作於後每次會課類一簿送教官查驗文取順理達意或有怪僻長冗蹈襲舛謬與批評未盡及非親筆無改作者查究

一入祀名宦鄉賢旌表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禮請鄉飲介賓崇德報功維風表俗學校之大典也今或闕而不舉或漫無取裁慚德者以勢力濫與實行者以寒微不錄甚至爲官生舖啜貨賄之資矣文到提調官教官各將見入祀者已未旌表者見與鄉飲者備考爵里姓氏行實某何年月日議允某何年月日裁革冊報此後毋論顯晦存沒廣

京山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公移

六

詢博訪季報名宦鄉賢非年久論定不得請祀罷各淫祠與生祠專祠自立私立者孝順節義覈實量行賞勸終身無議方請旌表割股臥冰等事國初有禁非矯情沽名傷生無後亦與陳叙皆俟奏覈母輒標題門匾私相追諡鄉飲非齒德俱尊者不與仍三月前請詳不得照驗儀注遵大明會典鄉耆毋長跪侍立生員毋列坐行觴勅云提學官宜以綱常爲己任若保勘失真請求有跡炎涼異視美惡不分則於官常公論何在其殿廡亭閣器物書籍之類有缺或自行補增或估議詳奪毋惜小費不知先務名山

大川聖帝明王忠臣烈士載在祀典者歲時致祭不在祀
典而有功德於民事蹟昭著者祠墓禁人撤毀俱遵大明
會典行其山林隱逸懷才抱德通曉天文律歷禮樂兵法
書數者挨次造冊按臨送查以憑存問延訪

文

白龍山募疏文

明侍御鄭友元邑人

友人尙子未先曰我家白龍山先人樂之用黃山谷石牛洞例自稱白山人我誦讀山中久不敢忘先人之所樂時時欹老樹坐古苔遂欲以松風爲鐘鼓以石態爲俎豆百拳踞而薦諸高曾以成先人之志因自號亦山亦山未幾而偕計吏去旣歸懼爲猿鶴所讓與千公經營山門起棹楔於雲嵐之間以宕我松石其可乎屬千公來告予予忽自念入山來閉戶聽同室之鬪久矣當未先初舉孝廉犯

京山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文

一

顏上狀爲瑩獨丐一日之死私心壯之謂未先持此不失澤施鄉社無旣也予將請爲畏壘之祝而未先反爲予折節過下書辭巖異脫畧時流其徘徊於荷衣風雨慨忼於松葉冰霜若以予爲米家石特假袍笏之貴者予悚避焉不敢拜其腆賜然心奇未先益甚及覽所爲白龍文乃知未先誦讀山中取物於鑪煙未瘦茶綠初漲之時以養其臆膺者甚厚且堅故一出而以大勇縛虎狼之吏也移此與友其北面石泉豈虛語哉千公明於仁孝通禪之故而操是勸導里中亦如百泉別立堯夫安樂窩非木蘭院爲

老播作詩籠也仁孝在人其誰恡焉

多寶寺重建正殿疏文

明太僕寺少卿王格邑人

多寶寺者京山縣附郭刹也按圖經南宋時縣有多寶寺然在縣西南今縣處城東北隅相傳本白鶴道院故址而寺蓋徙建焉據寺僧又稱宋乾德中縣人呂浩實施其地鐵牛禪師開創之豈呂所施乃前在西南者而寺僧緣其本始言與然弗可考矣寺所居左岡右澤頗擅川麓之盛洪武初卽寺設僧會司縣寺無踰數十區而此爲冠弗唯其本教所宗凡長至歲旦及聖節諸大禮儀則縣若學官

京山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文

二

師咸就是肄習之甚或行李貴客厭闐闐湫隘者輒假館焉以是車馬冠蓋楚然稱繁會所有廬舍積歲葺飭巨細且數百間畧名宏壯歷正德中漸頽陟矣僧會通佐輩以□修復唯正殿朽於蠹厥費繁侈佐嘗有意而未果也臨滅謂其徒達浩曰汝成吾志浩受其戒已而入京師授僧會旣蒞職謀於眾曰寺烏重於殿者且先師所屬可已諸遂捐私鏹若干爲緣首羣僧從之視所蓄薄厚各出爲助乃以狀白所司縣大夫鄧公合丞君謝公與作簿君劉公準幕君張公潮暨學諭君范公元愷訓君王公拱陽陳公

洋咸有賚予旁及鄉貴人若村舍之有力者金帛米鹽隨所宜雜然大集浩又有心計能用其眾市材募工召匠程役各有司存晨夜肆力屆歲告成殿之制卑崇廣袤畧視於舊而加鞏密焉丹圻臺城並手畢就俱整潔倍他日殿後庀餘材造堂曰觀音而殿若堂新故像設各繕治之煥然奪日門右闢地數十丈植栢百許株合其師故所植左界者近千株兩塢環抱寺東西鬱鬱蒼蒨事已謁予索偈予惟象教所由存古人欲其怵惡勸善弼吾道廣化教也故設官置署統領其徒居然綱紀之司矣而况祝聖講禮

京山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文

三

又與縣道人事相關甚愜其壞而弗修容非此中一闕務耶然百餘年來寥寥未有以爲慮者浩一旦毅然任之千金之費哀諸旬月歷世之廢興朞朞非其才力有兼人者而能然乎予嘗歎近世風俗頗以因循弛事自寰海之大以至一邑坐糜歲月而莫知爲國家憂其可虞者相習若謂當然浩異教也舉動若是不足爲任事立赤幟耶余邑子嘉浩之能振其教且欲爲世之悠悠者戒故欣爲之辭

多寶寺募修大雄正殿疏文

明禮部尚書

李維楨

邑人

予邑城不足三里四封延袤四百里附城惟一寺曰多寶
在東門外百武一觀曰白鶴寺地廣於觀傳爲鐵牛禪師
所構或曰是觀故址豈師亦誌公卓錫能令觀却避耶或
曰里人呂浩舍宅不可考矣歷年久遠土木圯敝正德己
卯僧會法愷宣灑通佐稍新之而大雄殿工未及舉佐沒
時以命徒達浩達浩爲竟其事則嘉靖乙卯也今又六十
年殿朽蠹復甚於是僧伽福履福遠成英道成之屬請諸
宰官優婆塞優婆夷更新之而福履之金陵請予爲疏邑
有長者賢者貴者在非予所敢專也福履固請不可辭蓋

寺以地廣而近城鄉縉紳萌隸有事於邑若四方冠蓋輪
蹄必於是託處歲時邑大夫國有大慶博士弟子率吏民
肆禮其中舍是無復之矣佛座前有皇帝虛位在焉孰設
施是而任其梁棟崩圯風雨鳥鼠侵蝕闔沕天威不違顏
咫尺之謂何何以令眾庶見也吾儕四民日用飲食莫非
君賜所爲報德惟此一瓣香三呼萬歲而已必不悛錙銖
龠合以赴終事之義亦何須從吏爲哉佛法首重君親覺
照輩比邱不以資益慧命色身而崇飾拱辰祝釐之所彼
法世法蓋兩得焉予述其所關切大道以申告夫薩縛達

者夫福田因果之說存而不論可也

多寶寺重修大士閣疏文

國朝王吉人 邑人

余纂修郡志及邑乘所載多寶寺創自鐵牛禪師明正德間僧通佐有意修正殿而未果至嘉靖乙卯其徒達浩毅然任之先太僕少泉祖有言近世風俗頗以因循弛事自寰海之大以至一邑坐縻歲月而莫知爲國家憂其可虞者相習若爲當然浩異教也舉動若是不足爲任事者立赤幟耶後六十年僧福履更新之走金陵請疏於宗伯李本寧先生其畧云佛法首重君親比邱不以資益慧命色

京山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文

五

身而崇飾拱辰祝釐之所於彼法佛法蓋兩得焉福田因果之說存而不論可也余三復其文未嘗不歎前人立言關切大道若此今正殿後有大士閣昔藏經於其中歲久漸敝不亟爲修補將日就頽靡僧法旨矢願重修一日同諸上人屬余爲之疏余謝不敏諸上人曰自君家太僕公爲文而後六十餘年有宗伯以繼之今又四十餘年而及公之身公雖欲辭惡得而辭諸余乃悚然歎曰吾邑二百餘年二公以文學起家先後擅名海內片語隻字不脛而走四方余雖謬稱後進而才謏薄無似卽欲追步前踪有

所未逮且夙乏慧根不解竺典何敢妄贅一詞無已請以
二公之旨更端其說可乎夫佛教之入中土而佐

聖天子之化也久矣在承平時龍宮鷲嶺典雲日而蔽虧鳥革
翬飛極人天之壯麗其碑版石碣之文煇耀名山大川間
抑何盛也頻年屢經烽燹佛殿梵閣所在傾圮卽前人有
作亦竟聽其蓬飛煙斷湮滅無考已嗟乎昔也僻島窮巖
尙有御花之鳥今也朱門大宅閬如緣木之魚豈祖庭秋
晚少遇作家抑人盡貪慳未值檀那耶先太僕所言世無
任事相習若爲當然者有之若宗伯福田因果存而不論

京山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文

六

一語竊願有進焉昔無邊身菩薩將竹杖量世尊頂丈六
子又丈六量到梵天不見世尊頂乃擲竹杖合掌說偈云
虛空無有邊佛功德亦然若有能量者窮劫不能盡然則
福田因果之說又何必存而不論也哉諸上人喜曰公現
宰官身次第說法功德亦不可思議請叙其言以續二百
餘年盛事爰不揣固陋勉綴於冊自附作者之後且以告
世之喜種福田而毅然任事者

東山廟募修後殿文

何出圖

事之創始者難爲功而踵成者易爲力理勢然也余邑山

水奇特名勝居多而邑東里許有泰山廟巍然雄峙更爲近城巨觀每佳節良辰偕二三同志攜酒鐺詩囊造焉仰瞻殿宇輪奐神像莊嚴知其冥庇吾邑者非淺鮮也廟之右爲地藏殿左爲文昌祠爲大士閣關聖殿莫不整理修飭金碧輝煌足壯東山之色而獨至廟後寢殿則有大不然者墻壁傾圯棟折榱崩而聖像剝落不忍迫視每讌遊之餘輒驚嘆者久之今者黃菊東綻爽氣西來復偕一二良友登高於茲進住持僧慧先而問之曰是何昔之勇於創而今之怠於繼耶何左右繼起者之踴躍不倦而茲殿

之獨無其人耶僧曰否否昔之創也由內及外今之修也由外及內往者兵燹之後前後左右皆屬傾圮我 國朝大定以來疊蒙宰官之施通邑紳大夫士庶之賜傾者以起頽者以興不得不先事前殿而寢殿之未及固其所也且往者風雨未甚飄搖廟貌未甚改觀猶若可以稍緩而今則刻不容緩矣微君問僧亦將有所請者君念及此神之靈也邑之福也願得君隻詞以爲諸大檀那告余因之悟曰茲殿之如斯也非昔之勇於創而今之怠於繼也非左右繼起之不倦而茲殿之獨無其人也時之未至雖欲

卽興而不可得時之旣至雖欲不卽興而亦不可得天下事往往然也子勉矣爰走筆而弁其端

青龍菴募疏文

國朝

尙登岸

邑人

大洪南來花山前驅太陽屹立而諸峯特盡余里居距太陽三十里巖壑陰晴嵐霧縹緲晨夕與爲晤對兩富水遶太陽之麓經三王城合流而下酈注謂大泌水也亡友陳子銘讀書到此作而曰好山好水身住其中日受無限煙雲洪養習焉不覺亦坐令山川笑人耳泌水之東有香山高望數百里余香山絕頂詩盤嶺空羣壑高峯蹴紫雲石

京山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文

八

嵐攻鹿戶樹骨瘦樵斤几案瀟湘集風煙郢鄂分深山頻結社鸞鶴候諸君香山西衍有白竹畷或曰昔白竹雙生土人以爲異因以名畷稍北有白龍山先君子築室山下自號白山其幽居詩曰皓髮窮經債未了書媯一癖不知老夢魂莫舍五更讀結習難忘四季考江筆文章吐異花謝池詩句添春草生身未具封侯骨賺煞儒冠誤我早余凡三世居此耕桑化恬絃誦晝永香山泌水環列左右亡友陳子銘送余詩愛子白山下澹艷煙雨枝愛子白山室蒼蒼橫翠湄取以養子質香情子自知山上有白龍菴或

曰初結菴掘殿基得白蛇長尺許人又以之名菴四山皆
松僧澹樸解禪誦亡友李子在角有曉鐘連壑亂松濤之
句今遺其全矣余頻年坐菴中成讀書吟松煙點點閒窗
繞松濤一派雜歌鳥蟠根摩頂幾千章懸巖冰鐵骨奇矯
箕踞石上展異書山葉溪雲襲我裾起步長林失近遠年
年煙雨媚樵漁時發清嘯驚暝鶴茶鐺竹几礙禪閣相待
夜過涼漸生稜稜天宇起寥廓讀書窩爲斥窮愁蒼煙破
處辨九州松箋寫賦贈明月墨香蕉雨健銀鈎日夕惟愛
山供養嵐橫千尺逼蒼莽出山一里卽吾廬櫻筍新芽簇

京山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文

九

如掌泌水之曲有市一閔水陸之所縈合舟車輳焉住者
數百家井厨叢錯鷄犬雜遝厪聚具城邑之概俗謂宋家
河傳宋姓者創居之遂以名往余教讀市上與亡友陳子
銘詩酒爲業暇則緩步溪頭觀騎者負者汲者褰裳涉者
板橋上度者操粟布新菓者執豚豕羅禽犢者林林續續
達於市中聽南來篙櫓聲北至和鈴聲沙鷗霧鷺下上飛
鳴聲竹屋梅舍讀經史古書聲與牧唱樵歌相響答夜則
斷岸漁火篷窗炊煙微星霽月與市之飲者博者效歌舞
者勤織者工金木者操作砧臼者釀錢負販列肆魚鹽者

繁燈錯落不達曙不休溪傍皆沃壤宜麥宜粟宜豆宜巨勝及二蕎分甘苦宜卉木及花竹宜萊菔宜春韭紫茄縣匏諸瓜蔬人或帶月而鋤或衝雲而耕村婦來饁童子橫牛背飴細草晴則頂箬帽長歌日中煙簑雨笠亦力作不倦市南下數十武地稍濶氣勢渙漫市頻災於火形家者言得一菴爲青龍左顧尤須嘉樹茂林聚生氣於水口僧了凡苦行任之亡友陳子銘贊其成買地建菴曰青龍從形家言也植綠楊數百株枝葉扶疎行者憩遊者攀條不忍去工未竟陳子銘召赴玉樓僧了凡復苦行任之佛龕

京山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文

十

燈火香積晚炊熒熒裊裊時隱時現鐘聲磬聲木魚聲禪誦經卷聲聽聽不稍輟騎者負者往來絡繹雲帆片片出沒廡下曉耕暮歸者如織市之火災日以除菴中奉陳子銘神主酌水焚香以云報也異時願於菴左柳陰建一閣爲楹三中奉歷代名賢楚大夫屈原主之左奉我父白山公爲主從兄登龍亡友李子在角陳子銘從之右奉邑里名賢業師楊又如先生主之柳浪位置水雲陶寫遠集騷人詞客相與鼓吹休和共增一代黼黻之華並冀起吾父吾師友而生之偕數人策蹇驢披鶴氅挾梅花塵尾從二

三奚奴挈酒瓢詩囊往來香山泌水間一倡羣和以無虛雲煙供養當不令大洪諸峯開口笑人也而今已矣逝者不復起矣烏啼花落水綠山青搦管愴然誰能遣此

修五里橋文

國朝 熊魁楚

橋梁之利於行人也無處不然而在周道爲甚周道之利有橋梁也無地不然而在近郭周道爲尤甚邑西達郡城百五十里宜橋者無不橋或石焉或木焉各有攸當也自其近者而言之去城一里爲仙女橋稍遠爲四里橋又稍遠爲七里橋過此難更僕數皆石封隆起砌礎礧薨車馬

京山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文

十一

日經過無異坦途獨五里橋界在四里七里之中不以石而以木其岸較濶其流較駛其上之視下較危木又不以杉栗而以松柏未及一歲輒腐附近居人例修之稍補易其腐折者覆以草土如路相接便已利其速成率以爲常往往人行其上橋忽旁傾或忽中落人馬俱濱於險蓋無歲不告殆也余猶記初籍諸生時同中表蔡子牛迎郡伯賈夫子過此橋墮蔡溺水中從人急掖至岸水瀦巾不下呼令取巾始四注如雨道旁觀者皆粲然發笑是時竊心訝之曰此方居人獨無一好義者乎何不易木以石俾其

可久乃苟簡相仍致近郭周道險出不意至此迄今三十餘年矣橋以木如故歲旁傾中落如故偶一念及未嘗不嘆人情之畏難而好義者之不易得固如是夫適居人甘君同僧海印海元慨木之不可久毅然更建石橋且慮物力至艱謀之素行好義若曾若劉若謝若陳爲化首問引於余余思天下無難成之事惟患無人爲之倡耳五里橋界在四里七里之中彼二橋者皆利益行人此橋獨歲傾折居此方經此地者寧不人知當易以石特無一人爲之倡遂苟簡相仍不覺耳今甘君與二僧者具大願力而四

姓又廣爲募勸於以上感慈仁下除私慳也無難將石封隆起砌礎礧薨遙觀厥成計日可俟是余三十餘年來所心訝其事不得者適於此日觀之也何快如之

序

鴻猷錄序

刑部郎中 高岱 邑人

余官西曹時吏務希簡性復寡交游更不喜飲酒長日索居無事也日欲取讀古書乃宦邸苦乏書時時從所知借讀不多得顧自思曰孔子不說夏殷之禮而願學宗周遵時也豈有身通仕籍而不知時政者乎則取國朝往牒縱觀之其歷代實錄藏諸石渠天祿者秘不可得見惟是諸先臣之紀述傳誌暨諸書疏案牘無不參質考訂後稍稍得要領於是我太祖之開創丕基我成祖之肅清內難下

京山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序

一

及歷代之誅戮權姦剪除盜賊討伐蠻夷隲括二百年間得其可紀者凡六十餘事皆國家之重務經畧之偉績也第撰述非一人手文辭不盡雅馴或間見錯出事始末不備其載在刑書者又皆法家語學士大夫不便覽觀也乃以暇日稍論次屬事比詞薙荒飾陋勒成一家之言命胥史錄而爲帙錄旣成竊有感而言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我皇祖之開創勞心金革者二十餘年而後大業底定暨天下一統可謂宅中圖大長治久安古今所希覩也而承平之世釁孽易萌姦宄草竊時或有之蓋未有十年不試

兵革者乃知黃帝蚩尤之戰高宗鬼方之伐雖古帝王豈能偃兵甲於不用哉雖然多難興邦殷憂啟聖前事之得失後事之明鑒也故思創業之艱難則必嚴保泰之訓觀守成之功烈則必慎防患之圖赫赫鴻猷誠萬世定保之謨也錄之豈獨爲識往已哉遂名之曰鴻猷錄其聞見之寡陋詮次之謬訛則有俟於博雅君子云

未山堂文集自叙

國朝 尙登岸 邑人

小詩旣災梨棗偶檢敗篋得序記文跋若干首置亂籍中墨淡芸枯紙荒氣老如幽烟冷月零落於斷壑寒谿其不

京山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序

二

與日星競麗與雲霞並燦也薊門秋色最早每聽蟬噪高枝蛩吟古壁疎疎切切清徹人耳間聆吳歛越謳細轉歌喉比絲竹諧簫管竟不若金鏞在御應田在懸一派噌吰鉅響降天神出地祇也培塿數仞敢向太華千尋爭雄長乎曲檻盆花菑秀可餐往而間輞川之名勝金谷之綺麗則瞠乎後矣坐是寥落自况直以尺幅荒荒仍飽此中蠹魚已矣嶺上白雲自可怡悅不堪持贈矣客曰否否里巷風謠升歌清廟鳴機織傭錦賁天章篇無鉅細理則一也且石鼓發聲於蜀桐絃音賞愜於鍾期知希則貴古今同

揆矧業在千秋毀譽徇人時或珍爲彝鼎暫且擲同瓦礫
權衡旣爽品隲遂隨以低昂徐文長集不遇袁中郎篝燈
夜讀一字一叫絕誰復信爲有明一人也爾先子之自叙
其尊經解也月印千江月一而江之波瀾不一也風來水
面風一而水之成文不一也且曰天天之桃來年之華倍
盛於今年之華矣郁郁之李今年之子較多於去年之子
矣先訓具在爾勉矣文與詩當兩存而無疑遂授諸梓
康熙丁巳律中南呂上澣之吉

壽蘄州廣文尙公未山五袞

國朝 王吉人 邑人

京山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序

三

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詩人文人應期而出乃詩人文人
之所以卓越一代者固未易言也趨捷徑則制藝戟我手
足吟風雨則佔畢消其意氣雖補天有手揆月多才唯知
茅簷雞聲搜時務繙註脚偶一拈筆總不出朱程腔子而
學人性情真致遂半爲闡牘坊刻所誤卽以文論自屈宋
班馬而外綿數千年稱大家者唐二人宋歐曾王蘇父子
六人而已至有明諸公文集不下數百獨滄溟弇洲大函
左輔爲不可及非無文也一家之言易工眾妙之門易兼
雖實繁有文止屬詞命小品耳若夫詩則三百篇而外漢

魏近古十有二三六朝厭爲卑近求工字句之間陋矣貞觀開元二帝以雄渾典則先天下天下爭自濯磨以復於溫柔敦厚之教譬之水三百崑崙也漢魏六朝龍門積石也唐則溟渤尾閭矣元宋無詩非無詩也宋競註疏詩晦於理元宋填詞詩靡於情明代作者錚錚乃能越宋元而上青田青坵肇其始濟南七子大其聲以至一變而爲公安再變而爲景陵音律聲調真有不愧唐人者我國家放勳開天重華起代雕龍繡虎之彥比肩長楊少陵輞川之客接響河山煌煌篇咏靡不擲地作聲染字皆綠矣

吉人

京山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序

四

久忝中秘獲侍北扉思欲手訂一帙取近賢詩文之尤佳者以爲一代光又自念矯弊起衰如公安竟陵其人者皆楚產也天欲令文獻輩起定有跨昌黎而踵青蓮者出丙午告假歸里晤譚子灌湘於季疵井畔偶共評賞譚子喟然以爲非尙子不足以當之予時心折者久之丁未還朝仲冬天下朝覲者偕至宋公祖牧仲相國文康之胤而

世祖章皇帝之近侍臣也詩文風流卓冠羣英謁予長安旅第

亦云方今宦途中可與揚扈風雅者尙子一人而已予時心折者又久之因取尙子生平所著述者讀之佳文固不

勝屈指卽蒲陽等志披綠莎之章如解蝌蚪之字紀龍門之蹟如誦岫嶠之碑千百年帝王聖賢之芳躅忠孝節義之懿矩有往日視之已爲陳迹一經裁定而典謨熏風宛然揖讓周旋於同堂者是尙子之文可誦也尙子奇情至性其讀萬卷行萬里者蓋亦有年泛西泠之舟搴青岱之烟騎驢探黃河之源尋梅踐孤山之麓一吟一嘯莫不有真性情真初盛盤折烝動於其間賈本培先生曾序其詩曰含情寓意窮理盡變宮商相宣金石和協閱之累日可以忘倦是尙子之詩可誦也南中諸名宿如莊澹菴楊自

京山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序

五

西兩先生皆以爲尙子之詩若文如居百尺樓上時流當拜其下者予於是欣然起舞曰尙子其公安景陵之再見者乎尙子今守蘄陽一羶年屈服官諸同人走札索觴文余不敏謹書予所評尙子之詩若文如此予所聞諸名流稱尙子之詩若文又如此以見尙子爲今日之詩人文人真不愧公安竟陵併滄溟弇洲諸大家也

銘

令尹子文廟石鼎銘

易本曠邑人

雲夢二澤禹貢攸分江南爲夢江北爲雲今雲夢縣伊古之邛村號於菟廟祀鬪君吾邑雲杜春秋曰鄖南連夢澤東流清澗有廟巍然亦膀子文不知何代遺像清芬曩讀楚志懷古情殷箴尹克黃同我鄉粉宜增粟主合饗悽焄山近陳良豪傑與羣嶺望申胥光耀楚妘若嬰兒嶺猶屬傳聞茲成石鼎緬彼前勳爰銘厥腹以作雷紋

白谷洞孝子潭碑銘

易履泰邑人

京山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銘

一

潭在邑西白谷洞下舊名落杯潭傳云某宦觴客而落杯於此乾隆壬寅吾聞田生之事因易其名曰孝子邑人田生蘭幼而穎異年未冠學使洪素人先生奇其才補博士弟子員一日其父莘巖散步落杯潭邊失足墮水生奔赴救援父子俱歿聞者無不悼惜予謂至性過人微獨可哀尤足以植綱常而令人起敬其死也賢於其生也予爲之易其潭曰孝子潭表以石且系以贊白卓哉田生爲父殞生一息千載不負此生

賦

鳧山賦

明知 王應翼 邑人

南山平衍無嶮勢松椽森蔚若點黛然舊曰鴨嘴不知以鳧易者起於誰大都馬耳鹿角虎爪之類峯於邑良多但去郭遠未概錫以佳名胡茲山之有厚幸耶相傳王介甫丞於此濺澤及民又納惠亭之稱矣恐新法行時那得異政豈小試煦煦而秉國成乃滋戾乎考志悉不載讀公籍亦無仕於京源者諒傳之訛姑存以爲宰邑者勸耳余謝市囂背郭卜築氣苕樓適對焉終日綺窗間山靈不隔如

京山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賦

二

清友法侶之覲面而語也故賦之

節南山以裊煙兮發幽幽而襟敞頰洩水以傑豎兮影清煦而滉瀆峙惠亭以秀舉兮膚凝嵐而氣爽長虹亘其河厲兮望衡接宇夫成敞列雉騫而堞環兮纓巒冠嶺乎通棐崇阿樓而偃蓋兮密蔭翳蒼於閒眈徑東西以爭途兮離劍杪箭栝而就壙神宮焜煌於單楹兮鐘磬杳白雲之上牽拂相招而薦馨兮木主龕比乎石養早焚楮龍以告虔兮見靉黷之沓起如掌狀丹青其綺望兮抽騎嶺而躬悅豈葉令之鳧飛兮亦甫里之雨夜響匪絢績以矯翮兮

染青冥而頡頏迴飈作嘔嘔之鳴兮臨澗殆泛泛而來往
迴浦似浴彩於蓮塘兮含輝則舒錦乎蘭槳朝鼓翼於依
夕兮曾不畏夫虞網欣少卿之佳名兮積礪砢以詢仰咏
在涇與在沙兮福祿成而公尸來享余也文窗載啟流睇
翠峯媚景嚴晨於彼斯容樹光霏散兮霄插墉藉巖鄣之
面孔豁溪壑之心胸呼子喬兮無靈翮弔荆公兮少遺蹤
眼隨巘而傾返逐曦軒以何從劇間之倦想情給賞於短
筇偕林徒而取暢冀毒霧之勿封